

對詩的迷戀如愛情 海桑用文字訴心靈



《我的身體裡早已落葉紛飛》書影。

海桑，你也許不知道他是誰，但很可能聽過他的詩。去年的大型文化類節目《朗讀者》帶來全民朗誦的熱潮，一位孫女在朗誦亭裡為去世的爺爺朗讀《爺爺是個老頭》，平淡的話語不知觸動了多少觀眾的淚腺。當海桑登上《朗讀者》與董卿合誦《寫給女兒的詩》，觀眾才意外地發現原來眼前這個人就是海桑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通訊員 谷素梅 鄭州報道

海桑一直都是一個悄悄寫詩的詩人。在河南安陽的一個小鎮上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，身邊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寫詩，在採訪時他也不願透露自己的真名和職業，甚至開玩笑地讓電視台的同行給他的視頻打上馬賽克。在他看來，「寫詩是一個人的事情，不需要讓別人知道。」

最近海桑出了自己的第三本詩集《我的身體裡早已落葉紛飛》，並在鄭州松社書店舉行了一場名為「蟲子的夢想」的讀者分享會，會前，海桑接受了記者的採訪。

寫詩是一個意外

出生於河南輝縣一個偏僻的小山村，海桑小時候並沒幻想過自己某一天會成為一個詩人，畢竟那時他最喜歡的還是理科。真正與詩歌結緣是在剛上大學時，學校圖書館裡豐富的藏書第一次為他打開文學的大門，他尤其對詩歌着了迷，並一發不可收拾。

他曾為了詩歌，放棄大學後分配的工作，到北京漂泊，計劃用三到五年的時間，寫出中國一流的詩歌。在持續近十年的時間裡，他三四十次以賣血的方式為自己的詩歌獻祭。但是生活還是給這位狂熱的年輕詩人狠狠地澆了一盆冷水，女朋友離他遠去，父母逝去，接連的變故給了他沉重的打擊。他獨自一人躲在山裡三十多天，錐心瀝血。《我是你流浪過的一個地方》就是在這個時候寫成的。

從此以後，他不再將生活和詩歌對立。對於自己與詩歌的關係，海桑說：「在我20歲時候，詩歌是我的全部，是我的命，慢慢地詩歌成了我生命裡的一部分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我死了以後，希望我是詩的一部分。」

現在的海桑有幸福的家庭、喜歡的工作，即使版稅已足以養活自己，但是他仍不想做個專職的詩人，對他而言，當你



海桑在其人生低潮期寫詩成書《我是你流浪過的一個地方》。

專門去做一件事情，反而是一種破壞。他說跟以前相比，現在對詩的所求（指名利、目標等）減少了，但是若沒有詩歌那仍不是他所能承受的。「沒有糧食，我無法生活，如果沒有了詩歌我不願生活，我願意做一個有追求而沒有出息的人」。這就是海桑。

詩是單獨的對談

他很喜欢現在平淡如水的生活，作為一個情感細膩的人，他用心感受每天發生的小事情，比如早上睜眼後的片刻賴床就足以讓他感覺到幸福。海桑說：「生活本身從某一個角度看，就成了詩」。他的詩源於他的生活，平淡、安靜，他總能發現生活中

的小確幸和時常被人遺忘的美好，正如他的一首詩所言，「我有足夠的時間來吃一隻蘋果」，讀來總給人一種淡淡的溫暖。海桑是一個安靜內斂的人，他不喜歡多說話，也不善人際交往，所以詩歌就是他感情的傾瀉。他說自己喜歡單獨的對談，在他詩歌裡，傾訴對象往往只能是一個人，對女兒、對自己、對母親，或者只是自己和神靈。他一直在用散文的語言來寫詩，連他自己都說，甚至寫着寫着就不像詩了。可是這樣有什麼關係呢？在他看來詩性是大於詩人的，他雖說不上詩到底是什麼，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，那就是詩是直擊心靈的東西。與詩歌散文不同，也許一句話就可以成詩。

他曾經說過：「我只

說兩句話，先說詩歌——詩歌不需要超越，詩歌需要回來，回到生命，回到愛，向着光回來。再說我的詩歌——我不會技巧，我甚至沒有才華，但我的心靈會唱歌。」他的詩就是如同歲月一般的自然流淌。

閱讀使心胸遼闊

當靈感來了，他就寫下來，沒有也不必強求。寫過就放下了，很少再去讀，除非是要出版校對。其實對他來說，更重要的是寫詩這件事，至於詩的好壞反倒沒有關係。假設沒有現在的詩集出版，他仍然會寫

下去，把自己的詩放進抽屜裡。有人說他的詩風格很像泰戈爾，像艾米麗……其實這些都是他喜歡的詩人，在海桑看來「這些喜歡的人和詩都會和你的詩融合在一起。」「閱讀不是炫耀的資本，如果不和自己的生命發生關聯是沒有意義的」。除了詩集，他也喜歡讀一些「大」的東西，比如中外歷史，思索「人從哪裡來」這樣宏大的命題。這樣即使是在寫「小」生活，心胸也是遼闊的。

新書分為三輯

回憶那段為詩着魔的日子，海桑說：「詩和青春緊密聯繫着，在年輕的時



《我的身體裡早已落葉紛飛》內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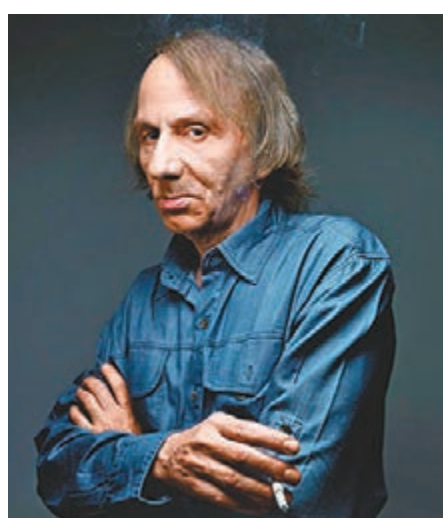
海桑為讀者簽書。

候，大多數人都有過對詩迷戀的經歷，那是一種愛情的感覺。只不過後來有人放棄，那也再正常不過。」如果時光倒流，再回到那段日子，海桑說，他也不確定，可能還會做那些看似瘋狂的事情吧。

《我的身體裡早已落葉紛飛》是海桑繼《我是你流浪過的一個地方》和《不如讓每天發生些小事情》之後的第三本詩集，收錄了他近三年創作的二百多首短詩，全書分為三輯，包括「親愛的萬事萬物」、「躺在花樹底下」和「細碎的光陰」。在經歷過歲月沉澱之後，已過不惑之年的他開始追憶起了少年時期。或許也如他所說：「我的青春很長，可能到現在還沒有結束，有時甚至有點幼稚。」

狂妄作家出狂言

他像預言家，他所寫的小說像一面鏡子，可以看到千瘡百孔的社會現狀。他的新書具備煽動性，能引起社會恐慌。但人們對他愛恨交織，新書剛登上法國暢銷書榜首，正被翻譯成多國文字。他是法國目前外銷書最多的小說家。



法國最具爭議的小說家維勒貝克。

維勒貝克(Michel Houellebecq)的第七部小說《血清素》(Serotonin)本月初出版，法國總統馬克龍隨即頒予最高榮譽軍團勳章，以表彰他對法國文學的貢獻。維勒貝克領獎後銷聲匿跡，沒有替新書宣傳，更拒絕媒體採訪。因為他心知肚明，無窮無盡的紛爭將接踵而至。

今年六十二歲的維勒貝克，被譽為專門「製造麻煩的頑童」。他前一部小說《臣服》(Submission)預言，二零二二年法國變成伊斯蘭國，由穆斯林政黨執政，將原來政教分開的法國引入伊斯蘭教，容許一夫多妻。故事裡的巴黎大學一教授為保教席，改信伊斯蘭教，其猶太裔女友離他而去，移居以色列。

《臣服》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七日出版，經常諷刺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的法國漫畫雜誌《查理周刊》，將維勒貝克刊登封面，當日，該雜誌的巴黎總部遭恐怖襲擊，導致十二人慘死。維勒貝克則受到警方全日保護。

維勒貝克最先惹爭議的小說，是二零零一年出版的《平台》(Platform)，描述一名中年男子赴印度尼里島「性」旅遊，內容涉及許多召妓和性慾場面，作者一如以往，免不了批評伊斯蘭教。小說結

局，是峇里島的旅遊「性」地遭恐怖襲擊。一年後，峇里島真的遭恐怖襲擊，汽車炸彈衝進兩家夜總會，導致逾二百人死亡，維勒貝克再被確認為「預言家」。

維勒貝克的小說不但觸怒伊斯蘭教，還經常侮辱和鄙視女性，他曾遭女權主義者抨擊和被人權主義者告上法庭。可是，《平台》仍被視為法國文學先鋒，二零一零年出版的《地圖與疆域》(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)更奪得法國奧古爾文學獎。

新書《血清素》講述一名農業工程師，為法國農業部長撰寫貿易報告，因為失戀了，返回老家鄉下散心。他看到法國在全球化和歐農農業政策下，農民不聊生，內心充滿怨恨，對前景絕望。作者藉此書譴責法國政府「為了捍衛自由貿易，卻罔顧自己百姓死活。」法國媒體稱讚維勒貝克敢言，目光遠大，《血》內容一針見血，洞悉現代法國最嚴峻真實的一面。

巴黎的黃背心運動爆發於去年十一月十七日，《血》書剛剛完稿待印，維勒貝克又被證明了是「預言家」。該運動源於法國政府加徵燃油費，農民受影響最大，他們起初堵塞公路抗議，後來由全國各地鄉間湧入巴黎與警察發生衝突，人數一度達二十八萬。巴黎的博物館和店舖被迫關閉，運動持續了幾星期，被視為法國半世紀以來最大騷亂。



小龍女一人打理米粉店。



鄉村的早晨，縹緲青煙、絲絲薄霧。

小龍女

早晨薄霧。從80元一晚的江景房向古城方向望去，視覺效果遠勝於昨晚的燈光夜景。霧，讓氣氛縹緲，兩岸建築趣味地保持靜默，不知什麼東西給江面帶來微微漣漪，婦人用棍棒在江邊洗衣發出的拍打聲時緩時急、時輕時重。這家名為「XX貴賓樓」的客房，據說旅遊旺季時最高賣到800元。便宜是我選在這個季節出行的原因之一。另一個考慮是，淡季旅遊景區少遊客，它與旅遊的感覺成反比。

曾問國家旅遊局朋友，西方人近年到中國旅行人數增加還是減少？他不加思索地說，如果是純旅遊，當然是下降。幾年前巴黎市長到中國推銷自己的城市，記者會上有人問：「去巴黎旅行怎樣可以避開中國遊客？」那市長一時語塞，不知怎樣回答這個和自己此行既有關又

無關，相互矛盾的問題。過去注意的是中國人均耕地、水資源的稀缺，如果把旅遊資源做一個人均，一定同樣稀缺。官方公佈的旅遊統計資料，使用的是「入境旅遊人數」概念，每天穿梭於深港兩地的香港人應當佔有相當比例，中國公民出境旅遊敘述了頗多筆墨，入境遊就輕輕帶過。在飯店對面的米粉店早餐。女老闆姓龍，苗族。趁著沒有其他客人和她閒談起來。他們夫婦二人曾一起在浙江打工，為了女兒的教育回到家鄉，丈夫繼續在外面努力。一間十幾平方米的舖面年租金5萬元，1千元的稅，減去原材料開支，10萬上下的總收入，扣除各項費用，一年可以剩下兩三萬元。「參加各種課外班，小孩教育用錢很多。這個小店只能是維持生計。」望着街上稀疏的路人，她說做這個小店很累，不知什麼時候才到頭，哀嘆一聲，有些無奈。「到頭」的意思有些深奧，是女兒出嫁了，還是某日有意外之喜，或是生命終結的那一刻？由此想到沈從文論及沅江上縹夫們的命運。



沈江行 呆儼